



能干者结出的勤奋果

——翟国胜与他的散文集《岁月有痕》

■何建华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与翟国胜兄在黄泛区农场高中曾共事一年多。披星戴月共同出入于教室、办公室，活力四射挥洒汗水于操场，备课、教课、读书、论道，忙累且快乐着。经历过“文化沙漠”年代，赶上尊师重教时光。翟兄是模范知青中走出的优秀教师，先后两次受过师范类专、本科训练，教龄长，经验丰富又敬业，当我的头儿，自然是我的标杆，我整天铆足了劲儿跟在他屁股后面打转转儿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我被好心人牵着鼻子弄到邻县改做他行。两年后，翟兄也被上调到泛区农场场部组工部门。其间，各处一方，各忙各的，虽时有音讯或短暂接触，但总不如先前一样，朝夕相处，知根知底。

20多年间，不时读到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文字，看过他厚厚的《黄泛区的足迹》、《名人与黄泛区农场》等新闻作品集，还有他领衔或参与编著的一本本黄泛区大型文献；听到他升任黄泛区农场党委工作部副部长、部长，被吸收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评上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等。除偶有电话致贺外，就只剩下“钦佩”二字，总觉得他真的是个最能坐冷板凳、最能熬夜的人。

直到2014年冬的一天，与翟兄见面，没寒暄几句，他就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这把年纪了，弄点啥哩，总找不到定位。”可是，刚过两三个月，也就是羊年春节后没几天，突然接到他的手机：“一会儿见一下。”在县城一个接头点，他先是把一套珍藏的《金瓶梅》借给我，然后又转身从车内取出他新出的散文集《岁月有痕》相赠，简言之：“挑挑毛病。”这后一举动，令我惊呆！早有准备出散文集了，还叫“找不着定位”，蒙人不轻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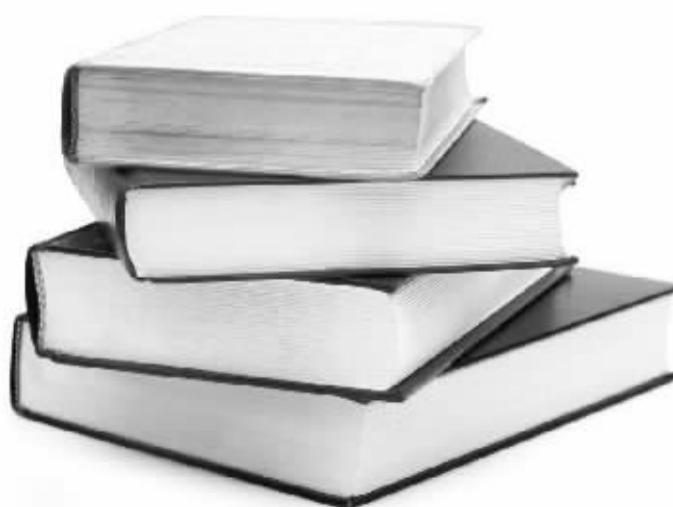
连续几天，躲着节后频繁的酒局，趁着走亲访友的间隙，几乎一字不落地捧读完散发着墨香、有翟兄签名的《岁月有痕》。作为同龄同好的我，发自

内心地说：“好集子，十分可读，吾不如也！”正如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、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任动先生所言：“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的精神食粮。读翟国胜的散文，就如同和一位阅历丰富、品格高洁的智者促膝谈心，不知不觉间已是收获良多，受益匪浅。”

是的，《岁月有痕》首章“人物剪影”，让人们了解到郭沫若之子郭世英、万里之子万伯翱等名人之后，在黄泛区农场劳动生活情景，抓眼揪心，看了标题就不忍心不读到底；“山河情怀”部分，更知作者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不光能对祖国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注入深情，而且有心有能力行之于文；“往事追忆”、“人生感悟”等板块，更能见翟兄目光睿智，脚步铿锵，思考长远。

《岁月有痕》收录了翟兄从1994年到2014年间的90篇散文。20年，翟兄从不感到花甲，从风华正茂的组工干部到副处级领导、颇有名气的教授级高级政工师。在前进的道路上，翟兄努力追求“立德立功立言”，留下了一行扎实而又清晰的足迹。循着这些足迹，我们看到了翟国胜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历程，领略到他“久久为功”的韧劲，更加深了对晚清学者王国维所说的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——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此第一境也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此第二境也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此第三境也。”这段话的理解。

依翟兄惯常的平实人格，寓雅于朴的文风，我实不敢以半点的溢美之词品说《岁月无痕》，还是让读者诸君读过之后自行评判吧。顺便说一点，早年我曾读过翟兄写习近平之母齐心、其弟远平在黄泛区农场劳动生活的文章，深沉感人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次未能收入散文集中，是遗忘，是稿子丢失，抑或有何顾虑？不得而知，要不然就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



读书莫忘做笔记

■汤欢

做笔记是读书的重要方法，是读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读书时，左边是书，右边是笔记本，遇到好词佳句则随手摘抄，心有所感便顺势写下，既能加深印象，积累知识，亦方便日后检索，为作文治学打下基础。

前人读书治学，多有做笔记的习惯，学问也常常从笔记本中得来。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，勤于做读书笔记，从1914年至1980年逝世，做笔记的习惯从未间断，60余年积累笔记近百册，共四五百万言。他所从事的古史研究需大量考据，做笔记是他治学研究、著书立说的基础，“为笔记既多，以之汇入论文，则论文充实矣；作文既多，以之灌于著作，则著作不朽矣。”此外，在他看来，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而言，笔记可长可短，有简洁之美，做笔记“可以自抒心得，亦可以记录人言；其态度可以严肃，亦可以诙谐，随意挥洒，有如行云流水，一任天机”，笔记实乃学术界的小品文。

钱钟书读书也爱做笔记，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坚持，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，3.5万多页。据杨绛所言，他的笔记本“从国外到国内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，从铁箱、木箱、纸箱，以至麻袋、枕套里出进进。”其笔记不仅数量惊人，内容也广袤博杂，从精深博雅的经史子集，到通俗的小说院本、村谣俚语和笔记野史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容。把这些笔记前后参照、相互引证、融会贯通后，才有了如《管锥编》里那样汪洋恣肆、行走于东西之间游刃有余的文章。

蔡元培晚年总结自己读书多年却“没什么成就”，原因之一是“不能勤笔”。“不能勤笔”即不能勤于做笔记。他说自己读书虽然只注意于他所认为“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”，“但往往为速读起见，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，或在书上做一点

特别的记号”，这样的后果是不易检索，需要用的时候“几乎不容易寻到”。

可见，对于治学之人，做笔记是读书应有的步骤；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做笔记亦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。不管读书是为长见识，为陶冶性灵，还是只为娱乐消遣，遇到有趣、有启发、有感于心的文字则随手记之，这文字便会在我们内心加深一层印象；日久天长，这笔记本便成了我们平日读书精华之积累，是我们知识丰富、心灵成长的记录，是一种珍贵的纪念。若干年后，当我们重温当年的笔记，看到自己熟悉的字迹时，或许还会回想起某时某地写下这笔记时的情形，内心一定无比自得与安宁。

做笔记固然重要，但经常温故笔记更重要。虽说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，但只记笔记却不温习，一样容易遗忘，时常巩固方能加深记忆，需要用时才能信手拈来；此外，温故而知新，在翻阅读书笔记时，往往能够前后贯通，发现新的问题。钱钟书当年就常常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，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杨绛听。

做笔记需要时间，如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。但当你将做笔记看成是读书的一部分，认识到做笔记的益处，便不会认为这时间白白浪费了。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唯独读书不能快，做笔记不能急躁。

时代在进步，电子笔记的出现让笔记的记录、保存和使用更为便捷：键盘输入、复制粘贴可以代替手写，电脑和手机客户端皆能同步保存；此外，这种云笔记还带有关键词检索功能，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。

读书思考，随手记之，同时不忘时常温故，无论对于治学之人还是普通读者，这习惯都值得我们承袭并坚持。无论这笔记是手抄笔记还是电子笔记，它都会成为我们好读书之人一笔宝贵的财富。